

蘇聯 普拉托希金著

車間主任

光明書局出版





定價 11.000 元

感到興趣了。『改裝是必要的。』

『那麼——按照循環工作法！』

鮑里斯·鮑里索維奇勉強地微微一笑。

『您喜歡這句話？就按照循環工作法辦吧……如果辦得到……』
『爲什麼一定辦不到呢！』

『一個月之後，您的循環工作法反正得破產的。主要的不在循環工作法。就是把車床機械重新裝過……不過，你辦吧！』他沉默了半晌，突然十分嚴厲地說：『但是我警告您：一個鐘點，聽着，一個鐘點我也不准用去改裝車間！計劃一定得完成。』

『明白了，鮑里斯·鮑里索維奇。』

『改裝只有靠自己的力量！』

『明白了。』

『還不得拖拉！』

『明白了。』

『既然明白，就可以動手！』他踏上一層梯級。『是的……還有。我們這裏向來是

車間主任

蘇聯 普拉托希金著

種 覺 譯

光 明 書 局 出 版

М. Платошкин
НАЧАЛЬНИК ЦЕХА

根據 蘇聯 蘇維埃作家出版局1951年版譯出

一九五二年十月發排 • 一九五三年五月初版

版權所有



光明書局出版

上海 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 九六四二〇

初版 1 — 10000 冊

定價 11,000 元

第一章

夜裏三點鐘，廠長克拉托夫從部裏走出來。對面那座有個高大的圓拱的屋子上，一扇孤零零的窗子透出燈光。圓拱裏的那塊天，看來比街道上空顯得更藍，星星也越發明亮。

一輛黑色的『吉士牌』汽車開到大門口，司機推開車門，探出頭來。

『部裏把您留了好久啊，巴維爾·庫茲米奇，』他用同情的口吻說。『和我一起坐吧？』

廠長沒有回答，拉開後座門，側倒身子進了汽車。前燈的強烈的炫光穿過冷落的街道，遠遠地在前面的灰色大廈上掃了一下。

『是回去嗎，巴維爾·庫茲米奇？』

廠長不做聲。司機回頭瞧了他一眼：巴維爾·庫茲米奇坐着，兩隻拳頭抵住下巴，他的面孔看不清楚。司機嘆了一口氣。……

車子開到十字路口，向左拐了個彎，前燈的燈光掠過公園裏覆雪的樹，順着斜坡上那條新路直躺下去。下面，在前燈的炫光裏，出現了一輛藍色棚車。它很快就要被趕上了，車子的後壁上現出兩個大字：『麵包』。司機趕上那輛棚車之後，又瞧了廠長一眼。巴維爾·庫茲米奇仍舊保持那個笨拙的、緊張的姿勢坐着。

過了雅祖烏河上的橋。左前方一大堆篝火燒得雪亮。紅殷殷的火焰搖曳不定。人的黑影子在火光面前晃動着。突然，近旁就地爆起一陣耀眼欲花的紅光，篝火的火焰頓時暗了下去。『吉士牌』車廂裏，繡着深色花紋的草綠色軟墊上的那塊圖案顯得清清楚楚。廠長一楞，朝窗外瞧了一眼。他的正面掠過一個人跟兩條交叉着的電車軌道。

『薩希卡！你往哪兒開？』

『回去，巴維爾·庫茲米奇。』

『我是說——上廠裏去。』

『怎麼上廠裏去？您沒有說呀，』司機詫異道，同時把整個身子轉向廠長。『時間

不早了，巴維爾·庫茲米奇。」

『上廠裏去，上廠裏去！』

廠長熱了起來。他解開外套，摘掉帽子，用手理着那剪得短短的、稍硬的頭髮。

『挨了批評了吧，巴維爾·庫茲米奇？』司機擔心地問道，一面開足汽車的馬力。

『你打哪兒知道的？』

『哪兒都看得出。不過，我看是沒有理由的。工廠超額完成了計劃，我們三次獲得紅旗。還有什麼可批評的呢？』

『你就是當了部長也好不了，薩希卡……』

前面有什麼東西轟隆轟隆作響。克拉托夫挨近窗口。一輛載重車帶着拖車迎面開過來，震得馬路直動。拖車和載重車高高地堆滿貨物，緊緊地靠着，以致看不到它後面的屋子和街道；隨後，地下鐵道站上空火般的『M』，像克里姆林宮紅星的反照那樣，燦地一亮。

『我當部長還早着哩，巴維爾·庫茲米奇，』司機趕上載重車之後說。『但究竟是爲了什麼事呢？』

『工作增加了，薩希卡。』

『多嗎？』

廠長沒有回答。一直到廠，他總是一動不動地坐着，心事重重地靠着窗子。司機回頭瞧了好幾次，但是拿不定主意再追問下去了，只是唉聲嘆氣，皺着眉頭。

汽車到了廠管理處。正門台階的上方點着燈。是誰失落的一隻手套，躺在最下面的石級上。巴維爾·庫茲米奇進了大門，但沒有回自己的房間；這麼遲的來臨，叫那個守門的少女吃了一驚。工廠院子裏有一個小花園。巴維爾·庫茲米奇穿過鐵路線，進了機械廠房。

四周排滿了車床，機械廠房裏光線微弱，黑暗裏分辨不出牆壁。只有遠處一排排圓柱後面，點着強烈的電燈。靜靜的、連續不斷的響聲從那裏傳來。

廠長皺起眉頭。這當然是第九車間在工作囉；除了第九車間，還有誰能待到第三班呢？他由不得嘆了一口氣，把兩隻手插進敞開的大衣的口袋，順着中央場間，走過那無邊無際的、一動不動的車床；車床對面的地板上躺着些奇形怪狀的影子。這些此刻一眼

● 大規模的工廠裏敷設着的一種短程鐵路，作為運輸貨物之用。——譯者

望不到頭的車床，彷彿是一個統一的連接着的車間。但是廠長的老練的眼睛，馬上就從車床的構造上，從堆在過道裏的一堆堆工件上，從佈置上——掛在圓柱上以及車床上方橫貫場間的宣傳畫、像片、標語上，分別出車間與車間之間的界限。有些車間的佈置鮮艷奪目，五色絢爛——顯然，誰的細心的手曾經在這上面辛勤地勞作過；有些車間的佈置是又枯燥，又平淡，例如第九車間，那地方無論如何也就不住，巴維爾·庫茲米奇走了過去。

他在那兒，在通向車間的入口處站定了。第九車間在廠房的角落裏，佔着一百公尺長和同樣闊的地方。車工格烈企希金，一個穿藍布工裝的大漢，站得最近。在車床這一面祇看得見他的上半個身子——寬闊而厚實的脊背、寬闊的肩膀和一顆光頭。車床上面吊着電燈，燈罩下面灑出一縷亮光。

巴維爾·庫茲米奇拐彎向側面的過道走去，因為橫七豎八放着的車床，這過道時而變得寬闊，時而變得狹窄，後來就完全成了一條死胡同，——六角自動機堵住了路。克拉托夫掩着敞開的外套，在車床和圓柱之間擠了過去。這裏是一塊不大的空地。地上堆着一堆鉋花，好像故意要瞞過外行人的眼睛似的。

車工格烈企希金顯然很高興地握着廠長的手。他的巴掌，闊大、肥厚、沉重。

『您這會兒來逛廠子是太遲了，巴維爾·庫茲米奇！』他用有點兒沙啞的聲音說。

『你們爲什麼夜裏工作？』

『很明顯，巴維爾·庫茲米奇。主任們打錯了算盤，要我們大夥負責，加班幹。』他停住空走着的車床，率直地問道：『巴維爾·庫茲米奇！您什麼時候來接收我們的車間啊？這個亂勁兒眼睛不是看下去嗎！部長星期三到我們廠裏來過……他不知道我們車間裏的情形，否則又要鬧開了！……』

廠長的嘴唇在冷笑中扭彎了。他從工件堆上拿起一隻加過工的工件，走到燈光下面，開始翻來覆去仔細地瞧它。

『老實說，眼睛是看不出的，』格烈企希金善意地繼續說。『我們的主任很……』他本想說句什麼厲害的話，但又不好意思，於是含混地動動指頭。『叫副主任來接替他吧，也許好些。』

『誰？蘇霍夫嗎？……』巴維爾·庫茲米奇揮揮手，慢慢向前走去。正是車間的這個情況，這個『因爲主任們打錯算盤』的夜班，助長了他的不愉快的思考。他走一回，

停下來，皺皺眉頭，又重新在被堵塞的過道之間走過一個個工人的身旁。

一聲尖叫：『廠長同志，小心！』——叫他一哆嗦。巴維爾·庫茲米奇起初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。在他面前，一條條金色的鉈花帶子像蛇似的飛過了場間。站在車床上的那個青年車工，關起了馬達。

『你怎麼啦，迦甫利洛夫同志，吓唬人嗎！』

『我正在利用這個沒人的機會呢，』那車工說。他穿着一件乾乾淨淨的工作服，像軍人似的露出縫在裏面的白領邊。他那十分年青的、頰上長着柔毛的臉，因為不知怎麼是好而漲紅了。

他卸下卡在刀架上的車刀，在一本被髒手指抓過的粉紅色封面的練習簿上記了些什麼，再卡上另一把車刀。鉈花又出來了，但是樣子不同。它已經不像先前那樣飛出來，可也不像通常那樣捲成螺旋形。它是從車刀下面流出來，活像一根連續不斷的藍帶子，遑彎地蜿蜒着，繞成圈圈，捲成一隻糾纏的多刺的球。迦甫利洛夫想用鐵鉤子扯破這個球，但是鉈花搭住了什麼，馬上就繞成了一隻圓筒。

『我看見你工作，但是搞不清楚：你在做什麼！』廠長沉思地說。

「巴維爾·庫茲米奇，就這麼馬馬虎虎，」迦甫利洛夫不樂意地回答說。他用鈎子惡狠狠地扯着那捲成圓筒的鉋花，廠長站在這兒，顯然叫他很不滿意。

「你也是加班嗎？」

「已經做完了。現在檢查自己的工作。」

「什麼工作？」巴維爾·庫茲米奇問道，他詫異地發現迦甫利洛夫的車床上卡着的不是工件，而是普通的切得不平的鐵塊。

「馬馬虎虎的實驗。我在尋求高速度用的最好的刀槽。」

「實驗？」巴維爾·庫茲米奇叫了一聲，看看錶。「應該睡覺了，可不是作實驗。」

迦甫利洛夫拿眼睛掃了廠長一下；他那肥厚的孩子式的嘴唇在微笑中略略一抖。他卸下車刀，用指頭試試刀鋒。

「這怎麼行，迦甫利洛夫！你們不是應當在天亮的時候睡覺嗎？」

「自願比逼着的強，巴維爾·庫茲米奇。據說，普希金大都在天亮的時候寫作。」

「普希金是寫詩！而你在斷送鐵塊！」

迦甫利洛夫奇怪地瞧瞧廠長那雙嘲笑的眼睛，滿臉現出信任的快活的微笑。

『在我們車工的工作上，巴維爾·庫茲米奇，也像做詩一樣，一切必須是緊湊的。

一切要押韻！』

『唔唔！比得好！』

『對呀！我們弄到了硬質合金車刀。很好的車刀，不怕熱度。可以在高速度下工作。我們可不會使。在這個刀角下車，鉋花這樣出來——站在旁邊就危險；用那個刀角呢——車刀就會崩碎。要尋求一個這樣的刀角，要叫一切剛剛合適。在我們的工作上，

巴維爾·庫茲米奇，也有自己的韻腳、自己的音樂的。』

廠長用熱情的眼睛望着迦甫利洛夫的聰明的面孔，突然出其不意地把他那細瘦的身體抱住，拖到身邊。

『噯，你這個音樂家！……你是知道點什麼的，迦甫利洛夫。爲了這一切，爲了這整個音樂，』他做了一個闊大而有節奏的手勢，指指車間，『就在今天，我要撤銷你們主任的工作！』

迦甫利洛夫張大着眼睛，退後一步，踉踉蹌蹌，在鉋花堆上坐倒了……

早晨六點鐘，工廠黨委書記巴巴克住宅裏的電話響了。尼古拉·伊凡諾維奇不明白廠長爲什麼這麼早叫他到廠裏去。他很快就穿好衣服，離開了家。

星星滅了，街上漆黑。輕微的寒氣使他精神一振，驅散了最後的一點睡意。突然，不安隨着興奮猛地襲來。黨委書記似乎驚醒了。

他急忙越過廣場，穿過院子裏的過道，上了工廠街。街中央的上空，一長串疏疏落落的燈火閃耀着，遠遠地在前面融合成一條接連不斷的金鏈子。一輛載重車從後面慢慢開來，轟隆轟隆地響着；前燈的燈光忽明忽暗。黨委書記聽見重載車快趕上他了，就不由地加快了脚步。他趕上了一個胆小的給他讓路的女人，趕上了人民警察。載重車終於在到工廠的拐角處趕上了他。黨委書記只看了一下那高高的像起重機般的機器。

他一口氣爬上三樓。廠長的辦公室裏半明不暗。淺藍色燈罩下的檯燈只照見放着文具和一堆堆紙夾的桌子、電話機座子、以及桌子面前給客人坐的兩張皮圈椅。克拉托夫坐在其中的一張上，疲倦地用巴掌托着額角。黨委書記進來的時候，他沒有動彈。

『出了什麼事了，巴維爾·庫茲米奇？』

廠長試圖抬起身子，但又重重地落在椅子上。

黨委書記一身的汗。他在口袋裏摸着手帕，但是手帕不在，在匆忙中忘却了。

『坐吧，』廠長建議說。

巴巴克在對面椅子上坐下。廠長顯着沉沉欲睡的樣子。由於燈罩的藍光，他的面孔完全是陰沉而死灰的。但眼睛裏却燃燒着活潑的火燄。巴巴克聳聳肩。有趣得很：大清早把人叫來了，却悶聲不響！清晨的興奮在他身上發酵，他不能坐着不動。站起來，開了天花板上的燈。

辦公室似乎擴大和加高了。廠長哆嗦了一下，用手掌蒙住了眼睛。

『關掉吧，尼古拉。』

『我不喜歡黑暗。在黑暗裏會起壞主意。』

但開關還是關了。藍色的燈罩像燈塔一樣，重又在桌上放出光明。巴巴克開始悄沒聲地來回踱着。他身材高大，細瘦而且敏捷。一綹黑髮搭拉在他的腦門上——倉卒間他沒有來得及梳。快活的、性喜交際的尼古拉·伊凡諾維奇，勉強忍受着辦公室裏的昏暗

和廠長的這個奇怪的沉默。

『你沒有生病吧？』

『坐下，』廠長固執地讓着。

巴巴克坐下了，但是廠長顯然不打算說話。在黑暗裏看不見的什麼地方，壁鐘滴滴答答地數着時間。

『噯，黨委書記！』克拉托夫叫道，不知是責備，也不知是親切。『黨——的領導者！』他搖搖頭。

『怎麼回事，巴維爾！』巴巴克忍不住問道。『你幹嗎折磨人！說開了吧。』

『絕對說……一字一句地說……』

巴巴克從桌上拿起一盒香烟，但沒有拆開，却拿它敲着椅把子。

『我去見過部長了，』廠長在長久的沉默之後終於說道。

『早就該這麼說了。老是拖拉，拖拉，……』巴巴克一塊石頭落了地。『你為什麼低着頭？』

廠長沉重地轉過身子，那皮椅墊子吱吱地響了起來。